

影海生涯

上

李翰祥



03007

影 海 生 涯

原名：三十年细说从头

李翰祥 著

上

215
农村读物出版社

编 辑：永安人 刘大敏

封面设计：徐步功

影海生涯

李翰祥

责任编辑 肖瑞连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江苏扬中县印刷厂 印刷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发行

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：31 插页：8 800千字

1987年8月第1版

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

书号：8267·158 每套（上、下册）定价：8.90元

· 出 版 前 言 ·

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先生的从影回忆录——《三十年细说从头》，原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，此次承蒙作者同意和支持，改名为《影海生涯》，由农村读物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，向全国发行。

提起李翰祥，有些读者可能不太熟悉；如果说《火烧圆明园》、《垂帘听政》两部影片，许多人一定记忆犹新。其实，这本回忆录的作者，就是这两部历史巨片的导演李翰祥先生。

李翰祥先生原籍东北辽宁，早年就读于北平国立艺专，曾是我国绘画大师徐悲鸿的学生，后由上海去香港，步入影坛。以后又赴台自办公司，编导制片，经过不断努力，终于名振亚洲影坛，跻身于十大名导之列。本书就是他三十年影海生涯的真实记录。

这部回忆录，不同于一般的回忆文章。它是以个人经历为主线，以编导演活动为中心，纵横交错，上下奔驰，生动地展现了港台及国内影坛内外的广阔生活。它从李翰祥先生一九四八年投考剧校写起，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回来拍《火烧圆明园》、《垂帘听政》两部历史巨片为止。三十年间，举凡他个人的荣辱得失，喜怒哀乐，影坛的盛事壮举，名流巨星，轶闻趣谈，都有详实的介绍和生动的描绘。其中，有他初到香港，举目茫茫，被迫替人画广告，画布景，在街头画人像，因“阻街”被当局逮捕拘留的辛酸处境；也有他后来编导成功，影片备受欢迎，在亚洲获奖，一举成名的喜悦心情。有对白杨、赵丹、周璇、胡蝶、白光、李丽华、卢燕、林黛、林青霞等众多影星身世的介绍，成就的赞扬；

也有对影界某些同人不良行为习惯的批评，和对某些人不幸遭遇的同情。有对我国电影进步的赞颂，对今后影视的展望和分析；也有对港台影坛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黑暗内幕的揭露。有影片拍摄经过和有关知识的披露；也有关系到电影有关人和事的涉猎。象梅兰芳的京剧、侯宝林的相声、魏喜奎的大鼓，以及天桥的“八大怪”，都有细致的分析和描写。真可以说是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、生旦净末丑、神仙老虎狗，无所不谈，无所不包。所以我们说，这部回忆录既可称之为是一部电影趣味史话，又可称之为是一部风格独具的电影知识小百科。

这部回忆录不仅内容丰富，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，就是它的语言生动、文字通俗、笑话连篇，极其幽默。所以尽管长达七八十万字，但读来毫无冗长枯燥之感。许多段落，不仅可以令人捧腹大笑，使人得到某种享受；而且往往在大笑之余，还会引起对某些问题的思考，从而获得一些启迪，增长一些处事待人的经验。另外，本书还选印了近百幅已不多见的影人影剧照片，更增添了它的风彩。书中个别地方难免有些夸张之处，但从总体来看不失其真实性。

总之，这是一本独具特色、别开生面的书，是一本雅俗共赏、老少咸宜的书，是一本能大开眼界、增长见识的书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才把它介绍和推荐给广大读者，以供大家一饱眼福。

本书原分四册，繁体字竖排，每页下部均配有照片。此次我们重新编辑出版，改为上下两册，简体字横排，并把照片加以精选，集中印在书前作为插页。同时，经作者同意，对某些与主题无关的内容作了少许删节。文字在不损伤作者风格的前提下亦作了必要的修饰。我们相信，这部书出版后，一定会受到读者的喜爱和欢迎。

一九八七年八月

· 致 读 者 ·

《影海生涯》是我在香港《东方日报》连载的《三十年细说从头》的浓缩版。当时台湾、新加坡和洛杉矶的报纸都有转载。

因为写的是电影圈的人和事，及我自己从影后的一些趣闻，读者还真不少。尽管我编导了八十余部影片，但爬格子还真是门外汉，写出来的东西难免词不达意。不是提笔忘字，就是别字连篇。前些时候拍京味小说家邓友梅的《烟壶》（影片名《八旗子弟》）时，特请邓兄在片中客串一角，和我在巴黎铁塔上同镜出场，由于他的演出中规中矩，不温不火，我赞了他几句说，邓兄不写小说，改行拍电影作中生（说小生太恭维，显得虚伪），还真是赛过赵丹，不让刘琼。他回赠了一句，如果李兄也写什么味的小说，也一定是其味无穷。当时明知他老兄是开玩笑，但也有些飘飘然。

我一共写了整整的一千天，每天一千二百字，真是多亏了几位把我瞧扁了的朋友，他们问我打算写多久，我说三年吧。有一位姓田的朋友，差一点把喝在嘴里的茶喷出来，呲牙咧嘴的说，你要能连写三月，我把姓倒过来。我吃葱吃蒜也吃薑（将），所以一努劲写了三年。后来一琢磨，还真上了大当，入了田丹的火牛阵，因为田字不要说倒着写，就算横写竖写翻过身来写，他都不吃亏。不过我这股傻劲，还真是傻人有傻福，一千天的糊涂乱抹，竟给我带来了不少财富。先是台湾联经出版社，替我出了一个单行本；之后，香港的天地图书公司，又替我出了全集（四本）。每次逛书店，看到书架子上摆着一排《三十年细说从头》，马上就想起姓田的朋友，打心眼里发甜。如今农村读物出版社的

编辑也看上了我的三十年，要替我在国内出版，想到将来可能有十亿多同胞都能看到我的作品，不仅要感谢几家连载的报社和农村读物出版社，更要感激我那位姓田的朋友了。

李翰祥

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五日

抱羊上树与骑虎难下

小时候喜欢听相声（上海人叫滑稽），经常是两个人说的对口相声，不过，也有一个人说的“单口”，和三五个人合说的“多口”。相声讲究四个字：“说”、“学”、“逗”、“唱”。“学”又讲究：“进”、“做”、“象”、“真”；“唱”又讲究：“精”、“巧”、“短”、“美”。两个人在台上一说一逗，台下就笑声震耳，笑不可仰，说笑破肚皮是假，但真能笑得肚子痛。

记得相声里有一段儿“羊上树”，甲乙两人都说乡下话，连说带唱，怪声怪调：

甲：闲来无事下南乡。

乙：树木椰林长成了行。

甲：松柏枝叶多么好看。

乙：树上站着一只羊。

甲：你若问那只羊它怎么上的树啊！

乙：怎么上的树呢？

甲……

于是甲就开始卖关子了，山南海北，东拉西扯，张家长，李家短，七个碟子八个碗，叫听众一边纳闷儿，一边笑着听他白话。这一段不长也不短，最后当然要说明“羊是怎么上的树”，不过要在乙认了师傅，叫了无数声“爹”之后，才抖这个包袱。

甲：你若问这羊是怎么上的树呢？

乙：啊，它不会爬，不会跳，怎么上的树呢？

甲：是啊，它不会爬，不会跳，怎么上的树呢？

乙：爹啊，它到底儿——怎么上的树呢？

甲：傻小子，俺的儿啊！

乙：啊！爹！

甲：是俺把它“抱”上去的！

其实台下的听众，都不知听过多少次了，甚至于自己都会说了，但是，听到此处仍是笑不拢嘴，看着两个傻小子在台上出“羊”相，真有点不亦乐乎。

说到此地，一定有人不明白，李翰祥的《三十年细说从头》，怎么说起“羊上树”来了？众位有所不知，我写《三十年细说从头》，正是“羊上树”啊；你若问我这“羊”是怎么上的树呢？说瞎话是孙子，我是叫拜托我写稿的老朋友谢家孝连拉带扯“抱”上来的。抱上树还好，偏偏抱我上了虎背，如今骑虎难下，不从头细说，恐怕还会有大刑侍候呢！“居必择邻，交必择友”，此之谓也。诸君交朋友可要当心哪，尤其是新闻界的朋友，动不动就叫你“羊上树”，让你出洋相。

两年前写了一篇《我与林黛》，替“我”惹了周身蚁，有很多人咬文嚼字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大兴问罪之师；有许多人鸡蛋里挑骨头，说我用“鹤立鸡群”这句成语另有所指；又有一位专栏作家老气横秋的说：李翰祥的那篇“嘢”（广东话，“东西”之谓）如何如何。这一次重上虎背，免不了横冲直撞，尤其是“羊上了树”更比鸡犬升天厉害，那位专栏作家如果站在树下的话，可真要领点“嘢”了。而今算算自己来香港入影圈，不多不少的正好三十年，就用这个大题目，写写小文章吧。所见所闻，免不了风花雪月，声色犬马。为了读者的兴趣，行文或许略带戏言，但绝无诋语；文中必然有涉及同业诸“公”诸“婆”小姐先生之处，在下敬业乐群，谑而非虐，绝无不敬之意，就算幽了一默，何妨一笑置之。好，闲话就此打住，听我细说从头吧！

1948年的7月，熊佛西校长主持的上海市立剧校，委托马彦祥先生在北平招考，正式考取了多少名我不清楚，只知道马先生

特别推荐了三个学生：一个是在蓝鹰剧团演《清宫外史》光绪皇的张之伟，一个是在《结婚进行曲》中演黄宗英丈夫的钟高年，另一个是在综艺剧团演《棠棣之花》中的侠累和盲叟的李翰祥。

以前和马彦祥先生有过接触，因为他是全国剧作家协会驻北平的代表，我是艺专综艺剧团的团长，剧团演出陈白尘的《岁寒图》和《离离草》，都曾为了版权问题找过他，但都是以电话联络的，三言两语就把问题解决了，大家从没有见过面。不过，对他的身世倒也略知一二：马彦祥，字燕翔，浙江鄞县人，前“北平故宫博物院”院长马衡之子，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，是著名剧作家洪深的得意弟子。在上海时，与潘汉年、袁牧之从事戏剧运动，曾在“中央电影摄影厂”任编导、“国立戏剧学校”任教授，著作有《械斗》、《讨渔税》等。

“书卷气”与“输倦气”

第一次见到马先生是在一个晚上，为了投考剧校的事特别去听听他的意见。他家住在东城，是一所清静古朴的四合院。一个男佣人招呼我到他的书房，房里布置得相当雅致，紫檀的座椅，衬着方台、条案，完全是传统的摆法，靠墙是十几个红木镶玻璃的书柜，都摆满了线装书，中间圆台下铺着蓝底白花的地毯。还没等看清墙上的字画，他已经由后院出来了。他穿着黑色长袍踏着白千层底的黑呢鞋，中等身材，不胖不瘦，大概40多岁，好象听说他一度是影星白杨的丈夫，于是觉得他文静潇洒之外，更显得格外的风流、俊俏，尤其当他坐在红木书架前的时候，更加的满脸都是书卷气。

这印象较深刻，所以我到了40多岁的时候，也喜欢穿黑色的长袍，也买了十几个红木书架，坐在前边问张翠英：“怎么样，够不够潇洒，有没有书卷气？”张翠英是杭州人，说话直爽，答

得干脆：“你呀，潇洒不足，草莽有余，直接了当的说，就是强盗扮书生。人么长得傻大黑粗，还喜欢穿黑衣服，难怪张彻要在报上写你不会穿衣服了，我宁愿你穿得跟他一样的老阿飞似的，还显得象个导演样，至于书卷气么，现在倒没有，不过你由澳门回来那几天倒满脸的输倦气。”

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我把来意告诉马先生，他笑了笑，很简单的说了一句：“你还要考什么？我介绍你去吧！”

我心里想，大概我们几次演出的剧本版权费，交得既清楚而又迅速的关系吧！就凭这句话，我到了上海。

可能是周璇的一首时代曲给予了我莫大的影响，总觉得上海不仅是一个十里洋场、灯红酒绿的地方，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天堂，不信，有歌词为证：

“上海呀，本来呀，是天堂。”

于是我在1948年的9月23日，打点行囊，辞别了高堂，乘火车到天津，转搭四川轮到了纸醉金迷不夜天的天堂——上海。

天堂是有钱人的天堂，我这个穷学生，只能进学堂。在学校里认识了同班上的金蕾，又由金蕾认识了他的女朋友、田汉的女儿田玛莉，再由田玛莉的关系认识了田汉。于是我发现了田汉的一个秘密。

是影片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在大光明戏院首映的那天，剧校的先生同学都在被请之列。学校租了两辆没棚的公共汽车，说穿了就是大卡车，不过车上多了两排长凳，学生们站着，先生们坐着。田玛莉替我介绍他爸爸田汉，我毕恭毕敬的鞠了个躬，他笑都没笑的点了点头。他的脸好长，嘴也好长。对这位风流才子，可真是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了，不过今日一见，也不觉得怎么样，相比之下，那可是凌波的丈夫“金”汉好看得多了。不过我始终不明白，他的脸拉得那么长干么，难道要演西门庆（西门庆的脸倒不长，演西门庆的杨群，脸可不短）？后来我才明白，坐

在他身边的一位胖太太，原来是田玛莉的母亲、田汉的正夫人。

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，的确拍得回肠荡气，感人肺腑。看完了，很多人都热泪盈眶。瞧田汉的脸拉得更长了，执行导演郑君里慌忙迎上去，想听听田老大的意见。田老大紧握着穿米黄色西服 of 郑君里的手：“很好，很好。”郑君里用手一拢长发：“哪里，哪里。”手一放，头发又掉了下来，等再说“哪里，哪里”的时候又拢一拢。我当时想，如果他的头发不掉下来怎样“哪里”，多干的慌。

玛莉的妈哭得最伤心，眼圈都肿了。郑君里赶紧上前招呼，他刚一拢头发，胖太太就给了他一句：“男人都不是好东西！”然后瞪了田汉好几眼，把胖拳头捏得好紧，好紧。

在天台游乐场听评弹

在大厅堂里看见了吴茵，看见了舒绣文，看见了蓝马和上官云珠，也看见了白杨。她们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雍容华贵。吴茵看样子也不过三十七八，白白胖胖，珠圆玉润，和银幕上苦口苦面的“老太婆”完全两个人。她们身边都围满了人，握手的，道贺的，对着白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。也难怪，白杨的确演得太好，自然，淳朴，象真有其人，实有其事，简直可以说炉火纯青。吴茵和舒绣文，当然也演得不错，不过偶尔仍有些舞台腔，斧凿痕，而白杨没有。记得在北平看过曾是她丈夫张骏祥所导的《还乡日记》，她也演得好。

提起了张骏祥先生，又想起马彦祥，他们二位在当时的戏剧界还真是“一时俊彦”。我名字里倒也有个“祥”字，不过家谱的排行是“翰”，如果不是“翰”，我也俊彦一番了。

我没有看过白杨和赵丹合演的《十字街头》，但经常注意她

的花边新闻，我为她的演技倾倒，成了她的影迷，象集邮一样存她的照片，记她的小传。她原名叫杨君莉，是出了名的三小姐，在北平考进联华演员训练班第五期，和陆露明同学，也进过唐槐秋的中旅剧团，演过《少奶奶的扇子》。

最近看见香港《大公报》登着他们全家福的照片，喜气洋洋，温暖可羨。照片上白杨仍是笑咪咪的和蔼可亲，一共四个人，她与她现任的丈夫蒋君超和两个孩子，在四人帮的浩劫之余，仍能如此这般“天伦乐”，真不容易。

在剧校上课的时候少，逛马路的时候多，南京路由头走到尾，再由尾走到头，四大公司的天台游乐场，出一家，进一家，大世界里听完了双簧，看完了杂耍，再听听椰子腔。

有一天逛到霞飞路，一家百货公司外围满了人，店里灯光闪闪，好象在拍电影。挤到前边一看，果然不错，导演何非光，正在拍《出卖影子的人》。演员是严俊，只见他穿着大礼服，戴着大礼帽、白丝巾、白手套，鬼鬼祟祟的由后边跑出来，东张西望了一会儿，骤然间身形一矮，躲过迎面走来的小姐，然后一个箭步，溜到墙角，探头窥视。动作干净，举止潇洒，难怪后来在香港红了半边天，形成“一王四后”的局面。

自从那天，接连跑了几家片厂（敌伪时期，上海的片厂有四家：丁香花园的新华，福理履路的国华，康脑脱路金司徒庙的艺华，和徐家汇的联华。后来合并为中华电影公司，改为一二三四厂。胜利后丁香花园归还业主，国华改为中影，艺华改为中制，联华则租给昆仑和文华），不管有戏没戏，我都象观光客似的，按图索骥，一家家的游览，有陈迹，也有新貌。可是，上得山多终遇虎，有一天在徐家汇的片厂里，险些惹上麻烦。

经验告诉我，片厂门口都故作神秘的写着：“片厂重地，谢绝参观”。不过，不必管它，只要你说得出名堂，照样可以通行无阻。所以我到了门口，故作熟门熟路的吹着口哨，昂首阔步朝

里就走，把门儿的对我还挺客气，把手一拦：

“找谁？”

“剧校的。”

“我问你找谁？”

“我是剧校的学生！”

“学生，学生不念书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“啊……我……我找人。”

“谁？”我朝院里看了看，远远走出一个人，我认得出他是经常在电影里演乡绅、经理、县太爷之类角色的姜修，于是我顺口就诌了一句：

“找姜修。”

“什么关系？”

“干么，查户口啊，他……他是我舅舅。”说着朝里一招手，大声的叫了一声——“舅舅”，故意把语音合混成“舅舅”与“姜修”之间。这一声果然有效，远处的姜修也没等看清楚是谁，反正礼多人不怪，也把手举了举。他这一“高抬贵手”，我就混进去了，此一去非同小可，嘿嘿，塞翁得马，焉知非祸！

东窗事发溜之乎也

每个片厂门里，都有一个通告牌，注明那棚拍那组戏，何时开拍，摄影师、演员、导演的名字；今天牌上只有两张通告，一张是昆仑公司的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的“特技”，布景是黑衬布，导演是蔡楚生，执行导演是郑君里，演员只有一个人，陶金。另一张通告是文华公司的《太太万岁》，旁边注着：“补戏”，布景是“监房一角”，导演是桑弧，演员是崔超明。在北平看过陶金、白杨的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，是史东山先生导演

的，所以对陶金的印象比较深。崔超明也恍惚有些印象，好象在石挥、张伐、童芷苓演的《夜店》里饰演赖皮匠，因为戏份不多，也就记不大清楚了。

首先进了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的影棚，没有布景，只有一块又高又长的黑衬片；陶金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西装，打着黑领花，留着小胡子，跪在地上张着垂涎三尺的嘴，嘻皮笑脸的举目前视，忽然象有人召唤，他应了一声，爬行几步。可能是位置很难吻合，这镜头拍了有十几次，陶金也就爬了十几次；他循规蹈矩，一声不响的依着导演的要求，爬来爬去，敬业乐群的精神，实在可佩。（以后看了戏，才知道他原来爬向舒绣文手中的皮包。）

再到《太太万岁》的棚里，布景只有一酒吧那样大小，搭的是个监房，崔超明站在里边，好象和探监的什么人讲话。导演桑弧，矮矮小小斯斯文文，穿着长袍，手里拿着剧本，态度和蔼可亲，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满脸霸气。他轻声细语的问了问摄影师，“好了吧？”摄影师点了点头，他说了一声好，又说了一声“来”，机器就开始转了。和我后来看见程步高先生沉着脸，一脑门子法国留学生的“摩托”（Motor），李萍倩先生神清气爽的“锐地”！（Ready，预备），以及方沛霖先生大喊大叫的“开——麦——拉”，迥然不同。

崔超明站在铁窗后面，讲了几句话，这镜头很顺利就拍完了。导演说了声收工，大伙儿刚准备走，忽见姜修气急败坏的由外跑了进来。

“桑弧，看见我外甥了么？”

我知道东窗事发，赶紧溜之乎也，躲在布景板后面。

“怎么，八爷，你外甥不见了，什么样儿？”

“说是剧校的学生，长得瘦瘦高高，黑咕隆冬的。我从小就六亲不靠，由天津到上海，一直是孤家寡人，不知道哪儿冒出个

外甥来，我又成了舅舅了？真他妈的遭改，他舅舅的。”

我在布景板后大气都没敢出，反正我只有一个舅舅，外加着死了十几年了，你爱怎样办就怎么办吧。

后来，要不是沈浮导演出来解围，我还真够瞧老大半天的。

天无绝人之路遇沈浮

我一直躲在布景板后面，直到人都散了，才敢出来。不过，在门口附近转了几个圈儿，都没敢往外走，因为我舅舅——姜八爷——在门口“候”着我呢，大有死约会——不见不散——的意思。那时候还没有地下火车，要有，我真希望片厂里有个车站。

还好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这时候从门外进来三位先生，为首的身材高大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原来是导演《圣城记》和《追》的沈浮先生，与布景师一起来看《希望在人间》街道搭景。我忙不迭的赶上一鞠躬，叫了声沈先生。他看了看我，象见了亲人似的，手握得紧，脸笑得欢。

“好吗你了，好久不见了啊？”
一口尖圆音不分的天津话，听着还真亲切。

“可不是，好久没见了。”
“你……你是这个……你姓……姓这个……”好，原来不认识！

“我姓李。”

“噢！对，你是这李……李……李嘛玩艺来的？”
我差点没笑出声来，我成了“玩艺儿”了。

“李翰祥。”

“噢！李——翰——祥？李翰这个祥！唉！真哪！真王八蛋！”

“啊？”
还真吓了我一跳，我想这回可糟了，不知道什么地方把沈先生给得罪了。

“真王八蛋，你看我这记性！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国立艺专的，你演过《棠棣之花》的盲叟，有一套，装瞎子还真象，是韩涛给你们导演的不是？服装还是中电三厂徐昂千厂长借给你们的，是吗？徐悲鸿校长亲笔写信借的，昂千把那封信还裱起来挂在墙上呢！你们演完戏，还服装的时候衣服全叫汗水给沤烂了，没烂的也成了估衣了，上边还全是老碱，绣花的，洗都没办法洗。你还真会说：‘徐厂长，马马虎虎吧，改天叫我们校长画幅马给你。’后来别说马了，马尾巴都没看见哪！你可真会打马虎眼哪！对不对呀！”

他这一篇旧帐，记得熟，说得快，如数家珍，如话家常，象快书里的“连珠串词”，说得我眼圈儿都红了！

“对，完全对！”

“可说呢！你跑到上海干么来，艺专毕业了么？”

“没有，我叫艺专开除了！”

“开……开除了？……为什么？逛窑子？”

“不是，好出风头啊！搞学生运动啊，艺专学生分两派，一左一右，我什么都不是，不过一出事，那边对我站那边。”

“好么，墙头草，两边倒，那也不至于开除啊？”

登台念文告声泪俱下

在一个圣诞节的晚上，听说美国大兵喝醉了酒，在东单把北大的女同学沈崇给强奸了，这还了得？于是北大同学会向全国各大专同学，发出了文告。艺专的同学们，推我作临时主席，叫我